

百种语文

小丛书

曹先擢

主编



外来语 古今谈

WAILAIYU GUJIN TAN

徐文堪 著

语文出版社

<http://www.ywcbs.com>

百种语文小丛书

WAILAIYU GUJIN TAN

外来语古今谈

徐文堪 著

YUWEN CHUBANSHE

语文出版社

目 录

一	什么是外来语	(1)
二	汉语外来语的几种类型	(3)
三	汉语外来词的历时概述	(8)
	1. 远古和上古时期	(8)
	2. 秦汉时期	(12)
	3. 中古时期	(18)
	4. 近古时期	(26)
	5. 近代和现代	(35)
	6. 汉语外来语的现状和未来 ...	(42)
四	汉语外来语语源探索举例	(45)
五	汉语外来语研究概况	(54)
	主要参考文献	(63)
	后记	(71)

一 什么是外来语

外来语，也叫做外来词、借词，指一种语言从其他语言中借用或引进的词语。世界上每一种语言里都有数量不等的外来语词。例如，英语属日耳曼语族，而英国中古时期的大诗人乔叟（约 1340—1400 年）的作品大约使用 8000 个词，其中半数来自罗曼语族的法语或其他语言，他的英语是日耳曼语和罗曼语相结合的产物，即语法结构是日耳曼语的，而在词汇中则包含了大量的罗曼语成分。这也是现代英语的特点之一。又如越南的官方语言越南语，现在一般都认为属南亚语系的孟——高棉语族，与汉语并没有亲属关系，但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它不断地从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中直接借用或改造使用大量词语，因此，来自汉语的借词在其词汇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众所周知，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是促进文化发展和文明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语言是人类用来表情达意的一种交际符号系统，也是传递信息的主要载体，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影响必然要在语言上体现出来。当两种不同的文化彼此相遇时，两种不同的语言也随之相互发生接触和联系。有时

候，这种接触和联系还不是直接的，必须通过第三方的中介，呈现出相当复杂的情况。很自然地，当一种文化的居民需要从与自己有联系的另一种文化的居民那里输入新的事物和新的概念时，如果在本民族语言中找不到表达这些事物或概念的词语，他们就会把对方的词语直接借用过来或加以改造，使之适合本民族语言的语音、语义、文字系统，这就是本族语中外来语产生的根源。鉴别、分析一种语言中外来词语的语源，确定其传入的年代和途径，了解其消长的大势，对于文化史的研究是大有裨益的。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我们对汉语外来词语的考释和探索，也应该体现这一精神。

二 汉语外来语的几种类型

“外来语”、“外来词”、“借词”这些术语，是从英语里的 foreign word、alien word、borrowed word、loan word 等词语译过来的，但是，英语和汉语的情况不一样。英语中的外来语词大多来自用拼音字母书写的语言，如法语、德语、拉丁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对于这些语言中的词，英语可以直接借用，或者稍作改动就可以使用了。因此，英语中借自这些语言的词是名符其实的外来词。这样的词在汉语里不是完全没用，比如来自日语的那些词，像人力车、积极、消极、取缔、腺、淋巴、料理、和服、手续、手术、黑死病、浪人、武士道、神道等等，还有现在常用的以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有的是借词，有的是外语缩略语）如 CAD（计算机辅助设计）、DNA（脱氧核糖核酸）、FAX（传真系统）、Internet（因特网）、E-mail（电子函件）等，都是以外语原词的形式出现在汉语中的。但是，大多数汉语外来词却不是这样。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汉语外来词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 借音词。这些词的意义和相应的语音形式

都来自借出的语言，也就是连音带义一起引进，例如汉语的“逻辑”来自英语的 logic，“弥撒”来自拉丁语 missa，“布尔什维克”来自俄语 БОЛШЕВИК 等。

2. 借形词。这种类型的外来词主要存在于使用汉字系统的语言之间，像汉语、日语、朝鲜语等。上面举的一些来自日语的汉语外来词就属此类。在这种情况下，汉字被借用，但它们的发音依然是借入语言通常的读音。因此，这不是语音形式的借用，而只是借用了书写形式。

3. 混合词。这些词是由一个外来词和一个固有词组成的复合体，例如汉语“啤酒”、“阀门”、“卡车”、“卡片”、“胶姆糖”（即口香糖，“胶姆”音译自英语 gum）。在这些例子里，前半部分代表外语词的音；后半部分表示意义，作为对前半部分的解释。还有其他类型的混合词，如“轮胎”（tyre）、“酒吧”（bar）。还有些词，语音形式中的一部分借用外语词相对应的部分，而另一部分则意译外语词相对应的另外部分，如“冰激淋”（ice-cream）、“摩托车”（motorcycle）。

4. 仿译词。根据外语词的语素逐个意译而成，只是在语言对应和次序以及构成方式上保持了外来形式，如黑板（blackboard）。再如汉语中的“蜜月”，仿英语 honey moon 构成；“超人”，仿德语

Übermensch 构成。现代汉语中经常采用这种方式表达外来的新事物和新概念，比如：篮球 (basketball)、马力 (horse-power)、笔名 (penname)、快餐 (quick hunch)、幼儿园 (kindergarten)。事实上，古代汉译佛经中就有大量的仿译词语。如 devānām-priya，梵语意为“天神所喜爱的”，本是古印度著名国王阿育王的头衔，后来成了一个习惯语，即傻瓜，佛典照字译出来作“天爱”，这就是源于梵语的仿译词，显然带有一点神秘莫测的色彩了。

5. 意译词。在这种情况下，往往用一个现存的词，来表达一个外语词的意义。例如汉语的“革命”一词出自《易经》革卦“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原来的意思是改朝换代；日语中用这个词来翻译英语的 revolution，并且被汉语引进。冯自由在 1939 年出版的《革命逸史》的开头一章记有下述掌故：1895 年前，中国革命派使用像“造反”、“起义”或“光复”等词。1895 年 9 月，孙中山、陈少白和郑弼臣从香港到达日本神户，买了一份报纸，看到标题是“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本”，孙中山指出这个词出于《易经》，并且说：“日本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我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据说，这就是“革命”二字的由来。也有一些意译词是新创造

的，与其外语原型在词素上不相对应，如以“激光”译 laser (= light amplification by stimulated emission of radiation，汉语中另有音译词“莱塞”，用以指激光和激光器)。

对外来词的范围和归属等问题，学术界存在争议，有的学者认为只有音译词才是真正的外来词。但是，汉语不容易接受“真正的”外来词，主要原因在于语音结构和词素结构的限制，而且记录汉语的汉字系统倾向于使书写形式与意义之间建立某种联系。如 utopia 译为“乌托邦”，指不存在的理想国、空想主义、不能实现的愿望，因为“乌”在古汉语中确实有“无”的意义。又如英语词 hacker，指非法闯入他人计算机网络的人，汉语译为“黑客”，明显是音译兼意译。因此，在汉语里混合词和仿译词用得比较多。由于这些词都具有外来成分，我们可以将它们视为广义的外来语词。如果采用狭义定义，那就应该把来自日语的和意译的外来语词排除在外，但实际上这也不完全合理。例如 penicillin 有“盘尼西林”和“青霉素”两个译名，hysteria 有“歇斯底里”和“癔病”两个译名。前面的是音译，后面的是意译，都表示同一种事物，如果硬要将它们分离开来，说前者是外来词，后者不是外来词，似乎也可以商榷。像“青霉素”这类词，既然其中有外来因素存在，就不妨把它们归入

广义的外来语词。

为了使对古今汉语外来语的介绍和考察比较全面，我们采用“外来语”的广义定义，即把上述的各类借词和译词都包括在内。近年来内地和香港的一些学者曾围绕汉语外来词的名称展开讨论，提出了“汉语外来概念词”、“汉语外来影响词”等术语，限于篇幅，在这里就不涉及了。

三 汉语外来词的历时概述

汉语历史极为悠久，文献资料十分丰富，在其发展过程中，曾从国内各民族语言和各种外国语中吸取词汇。汉语中的外来语词从时间上说自先秦直到现代，涉及汉藏、阿尔泰、印欧、阿非罗——亚细亚（闪含）、南岛、南亚等语系以至古西伯利亚语（Paleo-Siberian languages）、达罗毗荼语系的各种语言，情况颇为复杂。有的外来成分逐渐融入汉语词汇，经过时间的考验而稳定下来；有的则只是在特定的场合临时借用，并未真正取得外来词的资格。对于这些词语，近百年来各国学者已经做过不少考释研究工作，取得很大成绩；但系统、全面的搜集和整理，则还有待于今后的不断努力。下面，我们拟举出具体例证，就各个时期的汉语外来词的状况进行概述，使读者对此有一个大致的印象。

1. 远古和上古时期

中国从远古以来就是多民族杂居共处的国家，上古时代的中原人已经与周围的民族频繁往来。民族语言学家王敬骝认为：中华民族本是多民族融合的人们的共同体；所谓汉人，主要是由古代进入“中国”的越人、夷人、羌人以及其他出入中原地

区的人们共同体融合而成的；所谓汉语，实际上是一个混合体，应是由古代的越语、夷语、羌语以及其他有关人们共同体所使用的语言融合而成的，其中包含了不同民族语言的成分。因此，先秦时代的“上古汉语”里就有若干外来词语的成分。试举数例如下：

牙 上古汉语有“齿”，殷商卜辞屡见；其应用范围一度较广，兼指门齿、犬齿和臼齿，而且不分人、兽。“牙”的起源相对晚一些，初出现时只用来指某些动物的牙齿。《说文》二下牙部：“牙，牡齿也。”“牡齿”即大齿。据罗杰瑞(Jerry Norman)、梅祖麟考证，“牙”是随同从华南输入象牙而借自南亚语的词。比较越南语 *ngā* (象牙)，原始茫语、巴纳尔语 * *ngo'la* (象、野猪等的长牙)，原始台语 * *nga*。

贝 这也是一个见于殷商卜辞的词。根据对出土实物的研究，我国古代用的贝的产地远自台湾、南海甚至境外阿拉伯半岛的阿曼湾以至南非，其范围之广，远远超出我们的想像。此词当是随同作为装饰品和货币的贝壳从南亚或南岛语借入汉语的。比较泰语 *beer*，占语、高棉语 *bier*，马来语 *bia*，爪哇语 *beya*。

匹 (鷗) “鷗”为后起加形旁的字，古籍作“匹”。《礼记·曲礼下》：“庶人之摯匹。”《周礼·春

官·大宗伯》：“庶人执鹜”。匹就是鹜，也就是鸭子。《孟子·告子下》：“有人于此，力不能胜一匹雏，则为无力人矣。”匹雏就是鸭雏。据闻宥考证，“匹”在汉语里的出现晚于“鹜”，而早于“鸭”，是源于台语或南亚语的词。比较阿霍姆语 pit，老挝语 pet，泰语 pēt，傣语 pet，壮语、布依语 pit，侗语 pət，黎语 bet，佉语 pet，德昂语 peit/pjit/bit，京语 vit，越南语 vit。

蜜 《韩非子》和汉·王充《论衡》中已有“蜜”字，这是一个源于印欧语的汉语外来词，可与乙种吐火罗语（龟兹语）mit 相比较，早在七、八十年前就有语言学家和汉学家对此进行论证。据近来的研究，这个词可以追溯到原始印欧语的 *médhu，比较梵语 mādhu（甜蜜的，蜜，蜜酒），希腊语 méthu（葡萄酒；果酒），古教堂斯拉夫语 medŭ（蜜），古英语 meodu（蜜酒）。

巫 古代从事祈祷、卜筮、星占，并兼用药物为人求福、却灾、治病的人。1976年在甘肃灵台白草坡一座西周墓出土的文物中，有一青铜戟上的人头像具有明显的白种人特征；1980年陕西扶风西周宫殿遗址出土的蚌雕人头像具有高鼻、狭面、深目的特征，其中一个头顶上还刻有“巫”字。此字在甲骨文中已经见到。据梅维恒（Victor H. Mair）研究，中国古代的“巫”可能源于古伊朗语

的 maguš。

沐猴/母猴 这个词分别见于《史记·项羽本纪》和《吕氏春秋·察传》等，自是同词异写。据张永言研究，这是一个由非汉语语素加汉语语素构成的合璧词，语素“沐”为藏缅语成分 $m(j)uk$ -猿/猴的记音字，可与原始彝语 $*myok + *-ko$ 相比较。吐火罗语文献也有这个词：焉耆语 $mkow$ 、龟兹语 $moko$ ，当来自藏缅语。这个例子说明了我国古代各民族之间在语言上的相互交流和彼此借用。

正如张永言先生所指出：像上述这一类在远古和上古时代吸收进汉语词汇的外来成分早已“归化”，与汉语的固有成分水乳交融，难于区别，人们也感觉不到它们是“外来户”了。还有的词语在历史上曾经使用过，很可能是外来成分，但现在还无法确定。

比如，先秦古书中有一些词语很难索解，有的学者把它们解释成音译的外来词。《庄子·庚桑楚》：“胥靡登高而不惧。”《吕氏春秋·求人》：“傅说，殷之胥靡也。”又同书《任数》：“西服寿靡。”旧注以“胥靡”为刑徒罪隶，“寿靡”为“西极之国”。郭沫若认为“寿靡”是两河流域的古代居民“苏美尔”（Sumer）人的对音；李平心进一步认为“胥靡”即“寿靡”，原系族名，后来变成奴隶刑徒的通名。古代苏美尔人由东方徙入两河流域，另有一

部分留处原地，即我国古籍中的“胥靡”（“徐吾”）。这类考证涉及中外上古史中民族起源和迁徙的复杂问题，虽然并不是绝无可能（最近美国学者贝特森 [D. Bengtson] 提出德奈——高加索大语系的概念，把古苏美尔语和汉藏语都归在里面），但主要根据对音，没有大量的可靠材料作为佐证，目前我们只好存而不论。

2. 秦汉时期

上面提到，我国先秦时代的文献已经记载了中原周围民族和域外民族的情况，还有许多地名、人名、族名等，但由于年代久远，资料不足，现在已很难复原了。到了秦汉时期，特别是从西汉开始，情况就不同了。张骞等汉朝使者出使西域后，《史记》、《汉书》等史籍记载了大量西北和北方各民族及西域诸国的情况，汉与匈奴长期和战交替的过程使我们得以具体了解匈奴的社会生活和语言状况。对于汉代史料中留下的颇为丰富的外族词汇，经过学者们的艰苦努力，有的已经能够确定其语源，下面举出一些常见的例证：

撑犁 《史记·匈奴列传》说：“匈奴谓天曰撑犁。”唐代把突厥语的“天”译为“登里”或“腾里”。《华夷译语·天文门》“天”作“腾吉里”。这种同源异译的语言现象，清末学者文廷式早已察觉，他在《纯常子枝语》卷二八里作了如下论断：

《汉书》匈奴称天曰“撑犁”，今蒙古称天曰“腾格里”，“腾格里”即“撑犁”之异译，此朔方语二千余年未变者。白鸟库吉云此说至确：今土耳其诸族（按即突厥语诸族——引者）犹称天曰“撑犁”。突厥……亦谓天为“登凝梨”。

“登凝梨”、“登里”或“腾格里”等，即突厥语、蒙古语的 *tängri* 或 *teŋiri*。词根 *teŋ* 源出动词“上升”、“飞翔”。本义为“上升”的这个突厥——蒙古语词，转义为“献牲”、“崇奉”、“尊敬”，因此，“天”就不仅指上天，而且被赋予了神灵的意思。这个词的沿革反映了古代匈奴人、突厥人、蒙古人的天神崇拜观念。

葡萄 这个词本来被音译作“蒲陶”或“蒲桃”，南宋刊刻的《全芳备祖》写作“蒲萄”，后来又改写作“葡萄”，这大约是元代以后的事了。劳费尔（B. Laufer）在其名著《中国伊朗编》中论证这个词来自古代伊朗语；到了20世纪50年代，波兰汉学家赫迈莱夫斯基发表论文《以“葡萄”一词为例论古代汉语的借词问题》，对此作了更深入的研究，推测是古大宛语（也是一种伊朗语）* *bādaga* 的音译。

狮子 这个词原来写作“师子”，可能来源于

伊朗语：粟特语为 šrγw，花刺子模语为 sary，于阗语为 sarau，安息语为 šarg，中古波斯语为 šagr。但是，据蒲立本（E.G.Pulleyblank）的研究，它应是来自吐火罗语的外来词，可与焉耆语的 šisäk，龟兹语的 secake 相比较，汉语词里的“子”在汉代时并非用作后缀。

氍毹 这个译名始见于东汉，如张衡《四愁诗》：“美人赠我毡氍毹。”很显然，这是一种毛织物的名称。据马雍考证，我国新疆发现的佉卢文书里提到一种粗毛毯叫做 kośava（或作 kojava），这个俗语词当与梵语的 kośa 有关，后者的意思是“茧”；梵文里还有一个源自 kośa 的词 kauśeya，汉译作“僇奢耶”，指印度的野蚕丝。所以佉卢文的 kośava、kojava 曾指毛毯，但与 kauśeya 同源，原指野蚕丝织物，后来传到游牧地区，改用兽毛毯，因而转用以指毛织物。kośava 应即氍毹，指毛毯，但并不限于称毛织物，据记载，野蚕丝和棉绒织的毡毯也可以叫做“氍毹”。

安息 公元前 4 世纪末，希腊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的亚洲部分形成了塞琉古王朝，在其衰落瓦解的过程中，一支来自中亚的操伊朗语的游牧部族进入帕提亚（Parthia，今土库曼斯坦与伊朗北部），建立了王朝，西方学者称之为“帕提亚王朝”。在我国史籍中这个王朝叫做“安息”，即王朝建立者